

## 序与跋

人生第一次  
——《林中鹿鸣》后记

□赵光华

一场春雨过后，我出书的念头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发芽了。

我一直犹豫，想把这个念头压回去，害怕别人说，还不会走，就想跑，出什么书？但是这个念头一直占据着我的大脑，搅得我不得安宁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

我身体里的文学基因大概是遗传的。从我开始记事起，就被厚厚的书和誊写好的稿子包围着。那时候，父亲是中学老师，家里就有厚厚的书和誊写好的稿子。漫长的暑假，除了去地里割猪草，除了去池泊里捉蜻蜓，偶尔学学功夫片里的招式，就是翻看这些书，大多数的书只是囫圇吞枣，或者蜻蜓点水。倒是四大名著看了几遍，那时候是看热闹。街头巷尾，农闲时，总能听到说书人讲四大名著的经典片段，我就好奇，看他们讲的是不是杜撰，和书里写得一样不？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起初还闹了一个笑话，把“炼”认成了“冻”，我就想知道钢铁到底是怎样“冻”成的。

父亲赵占波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，我无聊时喜欢翻腾他的书桌和厚厚的退稿信，牛皮纸信封下面印着某某刊物的红字，里面大部分是退回来的文稿。退稿信是填空式的那种，说明这个稿子被“毙”了。如果有编辑亲笔回信，大概就有发表的希望，一篇小说从落笔到投稿要修改、抄写好多遍，直到没有黑疙瘩。冬天母亲把土炕烧热，父亲坐在炕中间，用棉被包裹着身体，只听见笔尖和稿纸摩擦发出“唰唰唰”的声音，好像是春蚕在吃桑叶。夏天

的午后，酷暑难耐，父亲穿着背心，用吸饱鸵鸟墨水的紫色包头钢笔奋笔疾书，写一阵子停下来摇一阵子蒲扇。这些记忆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，好像也在指引着我未来的人生方向。

我记得第一次给广播站投稿是1991年3月5日，写的是工作单位号召青年学雷锋的稿子。我顶着初春凛冽的寒风，站在大街上竖起耳朵，收听早间6点半的广播新闻，听到播音员念到赵光华这三个字，我激动得快要蹦起来了。几天后，单位门房收到2元钱稿费单，通知我去取，真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！

第一次给杂志投稿是在初中。那时，学校距离邮局有几里路，我利用下午1小时自由活动时间，气喘吁吁地跑去邮局，买信封，贴邮票，把稿件连同我的梦想一起投进绿色的邮筒。等待是幸福的，也是漫长的，投出去的稿子大多是石沉大海。稿子第一次登上报纸是1993年7月，我拿着铅印的、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，手是颤抖的，心是火热的。文学路上的第一次都是刻骨铭心的。

高中时候，文科班组织成立了“雨声”文学社，我被推选为文学社社长。当时，沉浸在朦胧诗里，做着遥远的文学梦，直到高考完毕，部分同学如愿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却名落孙山。当知道没有考上大学那一刻，如梦初醒，无奈木已成舟，我由一名学生变成了社会青年。

年过半百要出书，这对我来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

这本小说集里的小说全部是我

近三年写成的。三年前，我还在为生存打拼，时光再往前推移，那时的我更忙，忙着结婚生子，忙着混迹江湖，忘了曾经钟爱的文字。文学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泯灭，终于在知天命之年，我浪子回头，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，我的文学之旅启航了，尽管觉得英雄迟暮，但是我初心不改，踽踽独行。完全把自己圈进文学，观察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朵鲜花、每一缕春风、每一个路人。组织语言进行贴切、生动、准确地描述，有时候走着走着就撞树上了，或者踩到别人的脚后跟，被人用异样的目光扫视。

看书好比吃饭，如果满桌全是山珍海味，也会腻味，偶尔上一盘醋溜土豆丝或者一盘咸萝卜丁，吃起来可能感觉更爽口些。我尽量保持小说当初写成的原形，让读者在吃大鱼大肉的同时，也吃一点萝卜白菜。读者如果能读完这本书的两三篇就不错了，如果有耐心能看完一半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如果想表扬我，请不要吝啬，我洗耳恭听。如果要吐槽我，说我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，可以当面批评我几句，我也会欣然接受。

最后要说感谢了，感谢各位同仁和“战友们”的鼎力相助，你们的帮助我会铭记在心。

这本书的印刷纸张还不错，如果想给孩子叠飞机就撕下几页，纸飞机迎着朝阳飞上天空，我会和孩子一样欢呼雀跃，因为我的文学梦也起飞了。

## 视野

## 人生三境界

□马识途

人的一生，大约要经历三种境界：不知不觉（自然人），知而不觉（社会人），先知先觉（天人合一）。

从朦胧，到清楚，再到觉悟；从生存，到生活，再到超脱。

宋代禅宗将修行的层次分为三重境界：一为“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迹”，以原始直觉向自然追问自身起源，即“我何人，从何来，往何去”，这是“寻”的境界；二为“空山无人，水流花开”，人从自然中脱离，找到自我，达到“无”的境界；三为“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”，自我超脱，超越时空，天人合一。

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提出学诗的三重境界：“其初，不识好恶，连篇累牍，肆笔而成；既识羞愧，始生畏缩，成之极难；及其透彻，则七纵八横，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矣。”

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不辨美丑，天真自然；及至认识规律及成法，熟知社会，自然陷入迷惘，不知所以，不敢恣肆；再则摆脱一切束缚，进入自然和觉悟之境，主体与客体相合，遂能“行住坐卧，无非是道，纵横自在，无非是法”。

我之心得曰：此“自在，自为，自由”之三重境界，亦“迷惘，探索，获得”之三阶段也。

（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《西窗琐言》）

## 意图



## 【经典语录】

我真诚地相信，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，是宇宙间之至美。  
——林语堂

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，我有不老的心情。  
——汪国真

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，你的痛苦将照亮你的路。  
——泰戈尔

生活的答案只有自己去走。有时候是走了很远了，才发现当初的想法通通是错误的，却发现自己仍然走在那条既定的路上。人生大概也算是个奇妙的旅程吧。  
——毛姆

有的人认为，坚持会让我们变得强大，但有时放手也会。  
——赫尔曼·黑塞

我疯狂收集每一个快乐的瞬间，用它们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。  
——珍妮·罗森

## 仁是柔软的心

□杨无锐

儿时住在大杂院，每逢夏夜，三五邻居乘凉闲话。母亲一手轻摇蒲扇，驱赶蚊蝇；另一只手，熟练地把瓜子送到唇边。一声脆响，完整的瓜子仁拈在指尖，放到桌上，瓜子仁渐积渐多，母亲满满捧起一把，送到我嘴边。我嚼啊嚼，半天才能咽下，临了，深吸口气，喊一声：“真香啊！”母亲不搭理我，继续聊天，摇扇子，嗑瓜子。桌上的瓜子仁又多了起来。

其实，“仁”是个深奥的、高贵的字眼。《论语》里樊迟三次问“仁”，想讨一个标准答案，可是老师每次都拿些琐碎的生活规范搪塞他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“爱人。”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

“先难而后获”，无非是说做事先苦后甜，先求耕耘，再问收获。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”，无非是说在家讲礼貌，做事很认真，待人有诚信。这样做就是“仁”吗？如果这样成为“仁人”，岂不是很简单？我猜，樊迟当初也有这样的困惑。

孔子又说，“仁”就是爱人。这听起来比较像是一回事了。因为这个答案不那么具体，不那么琐碎，总之，有点

像哲学了。后来的很多哲学家，抓住“仁者爱人”这一条，从孔夫子的“仁”里发挥出一套爱的哲学。

如果我是樊迟，还会继续追问：“爱人，爱什么人？如何爱？这个爱，是一道绝对律令，还是一种成为仁人的手段？”多年以后，我才醒悟：幸亏我没有机会在孔夫子面前抛出那些问题。

对孔夫子而言，那种哲学式的追问，可能属于根本性的错误。错就错在，把“仁”当成一个知识性的命题，而不是一件与自己生命相关的事情。樊迟问“仁”，孔夫子顾左右而言他，或许正是意在把樊迟的注意力引向生活、生命本身，而非纯粹的知性探究。孔夫子不想做讲述“仁的内涵及其局限”的老教授，也不希望樊迟成为只是手里抄着笔记的学生。

做事先苦后甜，先求耕耘，再问收获，这当然不是“仁”。在家讲礼貌，做事很认真，待人有诚信，这当然也不是“仁”。孔夫子想告诉樊迟的是，你必须首先去这样生活，认真地活。“仁”是活出来的，不是讲出来的。

如何才能活出“仁”呢？在《宋元学案》里，上蔡先生谢良佐说：“活者为仁，死者为不仁。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，桃李之核可种而生者谓

之仁，言有生之意。”

我很震惊，因为这段话让我记起多年以前母亲为我剥瓜子的夏夜，记起满满嚼在嘴里的醇香的瓜子仁。原来，高深莫测的孔门之“仁”，和瓜果梨桃里面的那个“仁儿”是相通的。坚硬的果核包裹着果仁，仁，是果核里最柔软，也是最具生命希望的部分。人们心中的“仁”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心是有软硬之分的。《诗经》里有“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”的句子，日常的口语也常有“心如铁石”一类的说法。说一个人的心像石头一样硬，这可以指他有坚定的意志、信念，也可以指他很残忍，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。更为可悲的是，这两种情形通常相伴而生。“麻木不仁”，这个成语太常见了，以致我们无暇去体味其中的意蕴。这里“仁”，也是仁爱之“仁”。朱熹说，仁就是柔软，不僵硬。柔软的心永远是敞开的，随时随地准备与周遭世界进行交流。一个内心柔软的人，深沉地爱着自己，也对外界保持着善意。他通过自我与外界的不断对话，丰富着自己的生命。

想要认识“仁”的深意，最好的办法，是为母亲剥一捧醇香的瓜子仁。

（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《其实不识字》）